

养老，直面生命最后的摆渡

■ 陈斌

不管我们是否接受、是否已经准备好，老龄化社会正快速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普遍现实，各种衍生问题也必然接踵而来。据报道，截至2021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55亿，占总人口18.1%。其中，80岁及以上的高龄人口已超过3000万，预计到2035年将达到5000万。而按照联合国的标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即为老龄化社会，超过14%即为高龄化社会。这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正在向着老龄化社会“阔步迈进”。采取什么样的养老模式，成为摆在每个家庭面前的一道考题。

记得前些年有一本书《平如美棠》很火。在那本书里，从未有过绘画经历的高龄作者饶平如，为妻子毛美棠绘制了300多幅画作，并辅以朴素的文字和情感真挚的小诗，真切地记录了妻子生命最后时光的点点滴滴。特别是毛美棠罹患肾病和老年痴呆症后，饶平如推掉所有工作，“每天5点起床，给她梳头、洗脸、烧饭、做腹部透析，每天四次，消毒、漱口、接尿管、接倒腹水、还要打胰岛素、做记录，他不放心别人帮忙”。那本书，既是两位老人相濡以沫的真实流露，也是彼此照料真实写照，算得上是现今中国养老模式中较为常见的一种。

养老的经济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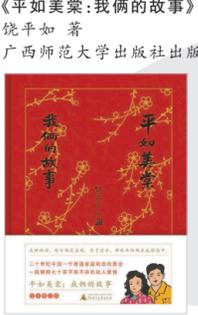
作为“先老”社会的日本，正面临日益严重的老龄化危机。为缓解养老压力，像日本的秋叶，特地放宽就业年限限制，腾出岗位。实则不堪重负的老龄化社会减压，但此举充其量只能算是尝试，并不能真正收到药到病除之效，毕竟老年人的身体存在更多不确定因素。日本NHK特别节目剧组曾将镜头聚集日本老龄家庭，然后发现“长寿”对有的家庭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虽然不少老人有存款，有房子，有年金，但因病致贫返贫现象突出。还有一些家庭因为照顾失能老人忙于奔命，最终丢掉工作，导致两代人破产（《老后破产：名为“长寿”的噩梦》，上海译文出版社）。换句话说，经济问题是摆在养老面前的一座高山，能够跨越者寥寥无几。

《陪父母老去》这本书跳出了老人本体，记录着与老人相伴、边照料边观察的女儿。作者解玉军以日记体方式，记载了父母从2011年5月30日至2023年7月31日在养老院的日子，这也是两位老人从古朴奔向老年的蹒跚岁月。随着母亲在2023年6月29日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86岁高龄的父亲更显形单影只，一场更大也更为艰难的考验摆在父亲面前，同样也摆在他的两个女儿面前。

解玉军父亲生于1937年，母亲生于1938年，父母退休后于1998年搬到作者所在的城市威海。母亲2006年罹患脑梗，后又染上帕金森症，前后17年与病魔抗争，成了母亲这段生命旅程中最大的主题，也是父亲乃至一家人的主题。从高龄步入重症，这是许多老人的宿命，也是生命的规律，难以规避，就像生命给出的一道终极考题。

对于当下大多数中国家庭而言，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依然是主流，社会化养老的

《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
饶平如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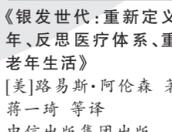
《陪父母老去》
解玉军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谁住进了养老院：当代中国的“银发海啸”与照护难题》
葛玫 著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银发世代：重新定义老年、反思医疗体系、重构老年生活》
[美]路明斯·阿伦森 著
蒋一琦 等译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费用普遍较高，一般家庭难以负担。以解玉军披露的父母2022年在养老院的开支费用为例：“妈妈每天的费用总计将近400元，爸爸100元，两个人一个月需要15000元。”幸好她的父母很早就在经济方面为自己做好了安排，备足了养老的钱，实现了养老的经济自立。尽管如此，省钱依旧成了他们生活中最大的原则，解母“镶牙的时候，不肯用贵的，说是又活了几天”。

在现实生活中，对更多普通家庭而言，送不送老人去养老院都是一道难题。送去好一点信得过的养老院，开支不是小数目，一般家庭恐难承受；不送的话，对家庭来说，更是一种看不到头的煎熬，毕竟上有老，下有小。而随着独生子女一代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这样的矛盾只会更加突出。这还不谈那些半失能和已全部失能的老人。在社保体系更为健全的城镇尚且如此，广大农村地区家庭可能更面对庞大的养老开支与孝道的双重煎熬。

养老的道德煎熬

虽然国家大力发展社会养老模式，但对有着几千年家庭养老传统的国人而言，仍旧面临不小的道德挑战。耶鲁大学医学人类学博士葛玫在云南昆明历时13个月实地调查采访之后，写了《谁住进了养老院：当代中国的“银发海啸”与照护难题》（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一书，从老人视角呈现了衰老和照护的日常。葛玫指出，中国“银发海啸”正呼啸而来，而老人、家庭和社会应对还显仓促，无论是心理接受、技术支持，还是公共保障体系，均有待提升。

葛玫发现，社会养老模式远未被广大普通百姓所接受，尤其是老人自己。不愿或者努力减少对子女的养老负担，这是大多数老人的朴素愿望，但往往不太切合普遍严格尊崇孝悌传统的社会实际。对于子女而言，养老的最大困难在于对抗病魔对上一辈的袭扰。虽然社会保障体系日臻完善，但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农村地区，往往仍难以完全抵销老人的治病成本。这也意味着老年人的病痛，不管老人再如何体谅后代，依然不足以真正减少负担。表面上看，这种负担更大程度体现在经济层面，实际上必然转移到道德层面。治还是不治，与到底花多大代价治，这本身就存在道德悖论，其实也是一种困境。

葛玫在书中还呈现了另一重道德困境。在中国传统家庭中，儿孙满堂、几世同堂，曾是许多人心目中的理想幸福模样。如果老人自身排斥社会养老模式，那就意味着子女一旦推崇社会养老模式，将面临极为严峻的道德苛责。国人重视家庭伦理，自认为家庭养老是与生俱来的道义责任，如果将老人送至养老院，至少从形式上看，割断了老人与“儿孙”之间的地理联系，所谓“天伦之乐”无异于“纸上谈兵”。现实中还存在另一种情况，多个子女为分担养老负担，偶会采取将老人夫妇分开赡养的做法。如此一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经济负担，但对共同生活了数十年的老夫妻而言，又像是一道精神上的人为创伤。

葛玫指出：“过去家庭养老等同于家人养老，如今家庭养老指老年人住在自己家里养老。”随着年轻一代自主意识的变化，他们对私人空间或者小家庭生活空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和父母在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通过“距离”制造“美”，与老人分开居住。虽然这是避免婆媳或公媳矛盾的一种有效手段，不过这也意味着养老更像是老人的自我养老，条件好点的家庭或许还可雇请护工加以照料。

至少在现阶段，构建社会养老模式不只是简单的解决物质难题，还包括道德伦理的重新建构。也只有从道义上赢得社会的普遍认同，社会养老模式才可能真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既合乎伦理又合乎现实的常态化选择。

养老的伦理重构

在黄渤主演的电影《杀生》中有这么一个耐人寻味的桥段。牛结实偷偷爬进众人看护的志在打破长寿记录的老人身边，给老人喂了一口酒。老人美滋滋地尝了一口，然后带着满脸的幸福离开了人世。而牛结实此举却令那些一心想以种种办法为老人续命而打破长寿村寿命记录的村民极为不满。到底是带着满脸的幸福先别人世，还是在病痛煎熬中苟活？电影呈现了具有强烈对比性的现实，但这道题一旦出现在我们身边，往往会受到新的也是更大的煎熬。

解玉军在《陪父母老去》开篇中写道：衰老就像黄昏来临时的一场考试，一

边是想要答题的迫切心情，一边是越来越暗淡的光线，越来越看不清的试题。当黑暗全面笼罩，坐在试卷前面的人心里才明白，没有答案。没有答案是因为，养老是一场关于生活与道德的博弈之战。一个普遍的事实是，对老人尤其是身染疾病的老人的陪伴，常常是一个漫长而又重复的过程。有时长达数十年，子女们不得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时间终将消磨一切，也包括耐心。

这些琐碎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读懂，才能在沉淀中顿悟生命的意义。养老，是我们对缘份的终极守候；陪伴，则是对生命的最大尊重。那么，怎样的守候与尊重，才最符合生命的规律？

拥有30年从医经历的老年医学家路明斯·阿伦森在《银发世代：重新定义老年、反思医疗体系、重构老年生活》中通过分析50个真实病例，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在书中，阿伦森用充满人文色彩的语言写出了她从学习医学、从事老年病照护和研究以来对老年人从生理、病理到心理的医学观察，并给出了她对医疗体系现状的思考。在阿伦森看来，时人们对对于衰老的认知往往多基于功利，习惯于创造社会价值的功利化角度审视，忽视老年生活的意义。但退休并不是生活的暮年，而应是一段全新的、也应该是极为有趣的生活经历。

阿伦森并不看好发达国家推行的养老院模式，认为“养老机构是行政单位，本质上讲没有个人色彩，在结构上侧重于成本和效率”。而对于老人来说，生活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身体和生活保障，还包括“长期稳定、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养老院“剥夺了老人以及其他进行跨代交流的机会”。重构老年生活是一个需要持续投入的漫长过程，但首先是视角的切换，即抛弃功利化因素，换之以从老人生活、就医和情感等需求角度出发。也只有这样，医疗体系才可能提升老人生活的幸福感，而不是简单地以寿命为指标。而医学技术对老人而言，不应只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手段，而应更大程度上体现人文关怀，包括临终关怀，说白了，就是最大程度尊重老人的自身意愿。

可以看出，当前养老的最大困境或是亟待厘清，一言以蔽之，只有从伦理层面为传统孝道松绑，才可能真正解开养老家庭的那些道德枷锁。

在“生命的幽深处”游弋

——陈思和《从广场到岗位》读后

■ 王宏图

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部理论形态的个人回忆录，前些年钱理群先生的《我的精神自传》与之颇有同工异曲之妙，但后者对个人生活的描述占据了更多的篇幅。

《从广场到岗位》是一部相当奇特的文本。从外观看，它采用作者口述方式，带有相当口语化的色彩和鲜明的现场感，行文流畅明晰，罕有晦涩难解之处。由于全书插入了作者本人和其他学人先前与论题相关的诸多文字，它便不再是一个单一层面的文本，而与那些文本交叉、重叠、折射、扩展，乃至程度不一的反思与修正。它仿佛成了一部蕴含着多视角多声部讲述、声辩、驳斥的复合文本，思和师不仅和自己，还与朋友家人以及先贤进行严肃的对话，在当下全新的时代氛围中拓展、深化着已有的精神空间。

回顾以往的治学经历，思和师在书中如此夫子自道：“我在20世纪90年代研究文学史理论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把这项研究工作视为一种实验。我不是事先周密设计了一套理论体系，然后去著书立说。我几乎都是用单篇论文的形式探讨文学史理论关键词的各种可能性。”学术研究就其本义而言就是一项探索未知的智力冒险，如果答案一清二楚地放在眼前，又有什么必要去研究呢！作者在书中论及李长之对五四精神的批评时，引用了他提出的“生命的幽深处”这一措辞。李长之先生的这一提法对思和师的研究曾产生过重大影响，他渐渐领悟到，“而所谓‘生命

的幽深处’恰恰是我们长期缺乏关注、视而不见的新研究空间。文学史上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幽暗深邃的空间，正是需要我们去探幽寻胜、有所发现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新兴的理论名词话语习惯于吹毛求疵，难以容忍有一丁点粗陋、不完美之处。他们期盼的是一个尽善尽美的论述框架，层层递进，形成闭环完美的论证。但它脆弱无懈可击，其实阻断了思想进一步深化、开拓的可能性。思和师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许多关键词语（例如“民间”“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无名”与“其名”以及“新文学发展整体观”等）自问世以来，经常被他人指斥为存在着含义不清、边界不明、态度暧昧等缺陷。熟悉思和师的人都知道，他从来都不是从一个先定的概念框架出发展开论述，而是通过对个别、具体的问题研究，不断开辟新的研究空间，抽绎出新的理论解释。而上述那些贬义语展示的恰恰是他探索、思考时的真实情境，是对说不清道不明的“生命的幽深处”的碰触。自然，思和师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努力“通过解读一系列创作文本，不断地充实和丰富关键词内涵，使关键词逐步显示出自身的丰富性和多义性”。任何人都不能穷尽真理，生命的幽深处总潜藏着未知的肌理、脉络，它永远等待着有心人进一步的探索，而思和师正是这样一个目光敏锐犀利的有心人。对于广场、岗位这类关键词，思和师的这本新著本身就是一次新的阐释，将先前被遮蔽的隐微层面曝光于世。

在此，我想起穆旦当年写下的诗句，它们向生命的幽深处投上深情的一瞥：

静静地，我们拥抱在
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
而那未成形的黑暗是可怕的，
那可能和不可能使我们沉迷。

而这一“生命的幽深处”不仅仅存于业已逝去的往昔岁月中，它更遍布于当下的时空，在围困热气腾腾的生活之流中。无论是对“广场”“岗位”等术语的阐发与辨析，还是对其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话语构架的搭建，思和师孜孜以求的并不仅仅是纯学术的探究，更多的是通过理论话语的阐释，表达自身在当下的生命体悟与感受，表达一个知识分子在时代巨大的变革潮流中精神上的探究与回应。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在谈及《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一书时曾坦言：“一个知识分子，如果对当代生活没有激情，没有希望，没有痛苦，没有难言的隐衷，那么，他的知识、他的学问、他的才华，都会成为一些零星而没有生命力的碎片；文学研究虽然不同于文学创作，但在冷僻的学术研究背后，仍然需要精神上的热情支持。”不难发现，30余年前他对新文学发展中的“现实战斗精神”“现代战斗意识”和“忏悔意识”等论题的阐发中秉持的学术激情和现实关怀，沿续到了今天，也成为《从广场到岗位》一书的主基调。它映射出百余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追求与上下求索的轨迹与传统，给人以多方面的启迪，并激发人们勇敢地勘察迈向未来的路径。

好书过眼

1973年，经济学家舒马赫写出《小的是美好的》一书。在舒马赫看来，作为自然之子的人类，应珍惜最重要的土地资源，将健康、美好与持久作为土地管理的主要目标。为了达成这目标，就得在巨无霸机器大生产和以简单工具求个体饱足之间，走出一条适应生态学规律的中间技术新路。这条新路，既小而美，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

读完美国森林生态学家罗宾·沃尔·基默尔的《苔藓森林》，我深为苔藓的小而美而感动。在书中，作者主要介绍了德氏小壶藓、北方卷叶藓、大拟垂枝藓、狭叶并齿藓、虎尾藓、长叶青藓、羽裂同蒴藓等诸多苔藓种属的生长环境和繁衍策略。专业研究者之外，读者完全可以忽略作者提到的一干苔藓名称，完全可以大而化之，哪怕苔藓地衣不辨，依然不妨碍领略生命演进的微妙、壮美、婉曲、动人。苔藓是造壤的媒介，是生命的先锋，是演替的桥梁，是孕育的胎房，应该得到人类的关注与尊重。

在距今3.5亿年前的泥盆纪，出现了最原始的陆生植物，它们离开水，试着在陆地上生存。这向陆地迁移的先锋，就是苔藓。“其时的陆地，特别不宜生存：扎根无土，呼吸乏氧，风狂雨猛，寒热不节。苔藓所面对的，到处是体量巨大的贫瘠岩石。“作为亲密的伙伴，苔藓熟知岩石的轮廓，它们记得水流过裂隙的路线。”“苔藓销蚀着它们的表面，一点一点地让岩石重归于土，这些绿色的生命像冰川一样强大。”有了苔藓的拓殖，后续蕨类、裸子、被子植物的轮番登场才有基础，扁形、线形、环节、节肢、两栖、爬行、鸟、哺乳动物才有了稳定持续的食物来源。

这漫长的造物之功，得益于苔藓发明的一个生殖策略：“为了应对干燥陆地上的繁殖困境，苔藓做出了一次意义非凡的创举。卵子被妥善地保护在雌性生殖器中，而不是直接落到水上。如今所有的植物，从蕨类到冷杉，都采用了这一最早由苔藓发明的策略。”植物如此，即使“进化树”最顶端的人类，也依然画地为牢。但有性生殖毕竟高耗低效，因而苔藓除了孢子有性生殖外，还选择了全新的替代方案——无性生殖。芽胞、球芽、小枝，任何一个小小的碎片，只要落到些微湿土上，无论得到的是直射光、折射光、散射光还是反射光，哪怕一丝或者片刻，苔藓都能成长为新的植株，拓殖新的领地。相比而言，人类今天所自得的克隆技术，在苔藓看来，可实在是小儿科。苔藓如此能耐非凡，我们却视而不见，因为它太小，细微得不值一提，柔弱得吹弹即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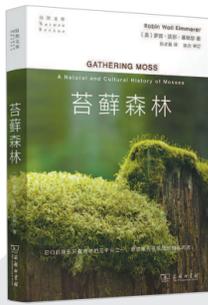
以大为美，某种意义上，是人类的偏见和短视。“小并不意味着失败。以任何生物学度量标准来看，苔藓都很成功：它们在地球上几乎每个生态系统中都有栖居，多达22000个种……苔藓可以在各种各样的微小环境中生存。”道路裂隙、乔木枝丫、甲虫背上、悬崖边缘，“苔藓完美适应了微小空间的生活”。岩石表面、树皮表面、倒木表面、常绿植物覆盖的地面，任何类似的边界层，些微的保温保湿效果，就能让“不可能与高大植物争抢阳光”的苔藓们繁衍不息。“能在边界层生存，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优势，苔藓找到了自己生长的领地，在那里，小就是它的资本。”“苔藓占据了其他植物因身形过大而无法栖居的那些空间。它们的生存之道，是对小的赞美。”

小，也并不意味着荒寒。苔藓之小，富比雨林。地球生态体系当中，雨林物种之繁，允为第一。而热带雨林孕育出最丰富的生境和物种，从阴湿的地表到高高的林冠，没有一寸光秃的表面，林林总总的动植物都已特化，以适应光照和湿度的梯度变化，草食动物、肉食动物、掠食者、分解者，形成关联紧密的生态链条。“苔藓的微缩世界与热带雨林之间的相似性”能让作者这样的行家惊奇，当然更能让我这样的外行咋舌：“森林地表的1克苔藓——差不多一个杯子蛋糕大小——能容纳150000只原生动物、132000只缓步动物、3000只弹尾虫、800只轮虫、500只线虫、400只螨和200只蝇类幼虫。”这段引文最后，我都忍不住想加个惊叹号。

小，也不意味着脆弱。譬如，“苔藓必须保持湿润，好让魔法般的光合作用顺利发生”。缺乏深根系的苔藓，为捕捉往低处流的水，特别演化出又长又细的直立叶，有的“叶上还长着密密的毛，有长长的会反射强光的尖端或者极小的‘水房子’”。苔藓的每一片叶都被打造成“水房子”……就连叶的微观表面也是精心雕琢，以吸附和留住薄薄的水膜。“苔藓的每一个部位都是为了让植株与水更加亲密而生。从苔藓为了集叶的外形到它枝条上的排列密度，再到最小的那片叶的微观表面结构，所有这些特定都是为了留住水。”可以说，为了留住水，苔藓无所不用其极，从根部，到单株，到“苔藓森林”。因此，我们平常所见苔藓，都生长在常年湿润的地方。要以苔藓离不开阴湿，那也大错特错。“苔藓也会在干燥的地方栖息，比如正午的太阳下暴晒的岩石，干燥的沙丘，甚至沙漠。树的枝干在夏天时，在春天则是一条河流。

视而不见的小而美

■ 杨河源



《苔藓森林》
[美]罗宾·沃尔·基默尔 著
孙才真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只有那些能容忍这种两极化的植物才能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下来。”比如，树羽藓。“大多数苔藓对于干旱导致的死亡是免疫的。对它们来说，脱水只是生命中重要的停顿。”

能忍受极端干旱，寄居森林枝干之上，特化出繁多滴水结构的苔藓，为森林这一固水库，提供了最为靠谱的库容。“在哥斯达黎加一处苔藓丰富的云雾林中，每公顷森林里的苔藓在单次降雨中就能吸收5万升水……即便一场雨已经过去好几天，长满苔藓的树干仍然饱含水分，慢慢地释放着上周的雨水。”不必遥远的哥斯达黎加，任何去元阳袁牢山的游客，层数数百上千级元阳梯田，是观赏的必选项。元阳梯田任何一处，都远大于25°这宜耕坡度，保持水土的压力，也许举世无双。如果雨量稍大，土壤必然崩塌。之所以梯田历千百年而巍然，根本原因就在俯瞰干旱河谷的梯田顶端，是茂密的森林，是森林中的苔藓，平稳不断地释放着供养梯田的宝贵水分，成就这块世界遗产。

速生梭、皆伐林的蓄水能力，与原始林相比，天差地远，关键就在于过度扰动，让以蓄水为天职的苔藓无法立足。“没有一片蓄水的森林，再多的降雨也无济于事。在同等雨量的情况下，流经皆伐林场的溪流携带的水流，要比流经一片森林的溪流多得多。”径流的峰谷，因没了森林苔藓的呵护，而极为扩大。雨季，“径流之大，两滩渚崖之间，不辨牛马”；旱季，赤地千里，河干井涸。类似变化，吾乡戊戌一炬之后，家母童年走亲戚所可乘船的河流，就在早涝两端打摆子，日复旧观了。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当下某些城市环卫的远离自然。广场不必说，就是树篱、草坪、花坛，甚至因快速城市化而保留为公园的荔枝林和龙眼林，环卫工也以剪、锯、夹、锥、总之使用各色工具，频繁清扫落叶，荡涤苔藓，裸出干净的表土，任淋溶作用强烈的南国，加速水土流失。这和本书作者批评的那位“炸掉一处悬崖以窃取苔藓”，以营造出自然老庄园氛围的匿名金主，本质相同，都在杀死森林、土壤、河流、真菌必然“感谢”的苔藓。

不禁怀念老家的那口村井了。条石青砖瓷砌的水井，水桶触碰不到的砖缝，苔藓密实青翠，水井四角苔藓丛簇。井口的苔藓，应更加生机勃勃了吧？

三味书屋



时光荏苒，陈思和师迄今已在大学从教42年了。恰逢其时，他的新著《从广场到岗位》新鲜出炉。乍看书名，人们会以为它是一本旧作新编，“广场”“岗位”这些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耳熟能详的概念，早在1993年由他他在《试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中提出，它对20世纪以降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发展轨迹作了极富原创性的阐释；尽管争议频现，但已成为相关领域研究者绕不过去的话题。但细读全书后发现，它全然不是将以前论文文加以辑集改编，而是一部新写的著作。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它抛弃了论著或论文写作的固有模式，采用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文体，以自我言说的方式将以往数十年间提出的诸多关键词语作一番细密的梳理，在回瞻其萌芽、生成、发展的轨迹中重新作一番整体性的阐述。思和师计划写作六本，如今面世的《从广场到岗位》则是这一系列著述的第一本。

全书除开场白和结语外，分为五个单元，作者详尽翔实地展现了“广场”“岗位”等词语浮现的具体历史场域，并以晚清以来知识界的发展大势与流变为背景，追溯了其形成的内在逻辑，其间渗透着鲜明的个人化思考与情感体悟。因而这部新作的很多段落带有回忆录的色调，只不过它不是聚焦个人的生活事件，而是其精神发展成长的历史